

桃花塘记

杨丽达

解花雨的述说

首先申明我是一个抑郁症患者。

人的大脑一定有个阀,解花雨想,这有点像自来水的龙头开关人按需开启或关闭,一旦开关失灵定会“水漫金山”。桃花塘就是这样一个水漫金山的地方。准确地说桃花塘是精神病院,官方现在称社会福利院,民间叫癫子院。

我是十分不情愿去那个地方的。但我的病越来越严重,像一台年久失修的机器锈迹斑斑粗糙违拗得厉害。大约在两年前我才察觉它的严重性,早先什么也不知道。只是心情不好情绪低落不想见人不想上班,做什么都不对劲也提不起任何兴趣,包括吃饭睡觉说话和做爱。

解花雨在述说,对医生述说,语言平板语气呆滞。若换个地方换个人她是绝会说那么多的,她在接受治疗。她知道她应该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她希望她的病尽快治好。就像再羞涩的女孩到她那儿看病都会手脚麻利地脱裤子配合医生检查一样,她们一律脱得干脆毫不含糊。

负责给解花雨治疗的医生叫东方红日,主任医生,技术精湛医德高尚。他坐在单靠背椅上听她讲述。他坐在她对面,中间隔着一张桌子和一段空地,一方阳光从门外照进来落在水泥地板上,一只苍蝇飞向另一只苍蝇,它



们在打架分不出输赢且无聊透顶。解花雨把目光从苍蝇身上跳开去看东方红日,他眼神柔和态度谦恭,他专心倾听的样子让她想起学生时代听老师讲课的感觉。她发现他日日不变的白大褂里今天穿了件崭新纯棉质地的花格衬衫,俏而打眼,只是外面的白大褂有点旧,不相配。

我是妇产科医生。解花雨继续述说。也许解花雨整天跟女人那地方打交道,麻木了,跟自己的丈夫做那事没了感觉。别人说是职业病,解花雨觉得有道理。人最怕麻木。做那事最怕麻木,找不到感觉,憋屈得厉害。人就是那地方敏感,连最羞敏的地方都不敏感不见羞了,那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可稀罕的?

我成天跟那地方打交道,经年累月地我无法保持新鲜感。人的承受力是有度的或者说是有极限的,我也许就是超出了我心理的某个极限指数。解花雨的述说在继续。

对做爱的麻木解花雨是不敢跟任何人直言的,对丈夫也不行。他是一个自尊心无限的男人。在机场当个不大不小的绿豆官,指挥地上飞机上天天上飞机下地,自称管天管地的男人。每天梳着光亮头发,不是西装革履就是时尚休闲自信神气。漂亮的空姐走过,他就会吹响口哨,引靓女回眸一笑。他是一个装酷的男人。

看着呻吟不绝的产妇我无能为力,我只希望我手上的活儿快点做完。她穿得太多,脱了一层又一层。当她脱完了下身赤裸裸将女人的那地方摆在我面前时,说实在的第一次做备皮时我有点发怵,觉得有一种刺鼻的味从那肉洞里飘出。我的嗅觉异常灵敏,口罩于我无碍。我不得不用水和棉签再次冲洗那地方。我原来是名护士,备皮是护士的工作。备皮是什么?备皮就是给产妇剃掉阴毛。刀很利,我十分小心,我用食指中指和大拇指撑开产妇大腿根部的褶皱细心地刮。那产妇有卷曲浓密的阴毛。尽管我十分谨慎小心,但在最初做护士的日子里还是被剃刀伤过两回。

后来我终于争得进修名额,很快地我便由一名护士变成妇产科医生,从手术台下走到了手术台上。解花雨说。手术台上的灯真亮,亮得刺目,任何黑暗都无处躲藏,任何人都被照得没了影迹。手术台上的解花雨面色乍白而心却花一样绽放。

在手术室我听惯了产妇各种各样的叫喊声。就像每个孩子出生都要哭一样,产妇都得喊叫,无一例外。那种喊叫是天下最原始的声音,每个妇人就在最原始的叫喊声里用最原始的自然生产方式进行着人类种族的传承。那种声音是那样独特震慑魂魄,若干年后曾有段日子频率极高地出现在解花雨的梦魇里,驱之不去。

有些女人很勇敢有些很孱弱,有些女人看起来孱弱实际上很勇敢,有些女人看起来很勇敢实际很孱弱。生孩子和解花雨的眼里像一枚试金石。解花雨极其佩服看起来孱弱生产时却坚强无比的女人。她们大都沉稳坚韧博大丰厚,她们的身体像大地一样富有巨大的承受力,不管发生了什么不管医生采用何种手段她们像海岸上的岩石风浪之后仍岿然挺立。

迎接新生命的诞生是那样叫人感佩心潮澎湃,一个个初始的生命托在我的掌心,我像捧着整个世界一样崇高无比。好几次我情不自禁地跟产妇流下高兴的泪水,让我历验生命源头的艰辛。我在水龙头下冲洗沾满羊水和鲜血的手,略带甘腥的膻味弥散在产室的各个角落。我的嗅觉极其敏锐,能捕捉空气中极其细微不被人察觉的气味。除了用耳朵听婴儿啼哭声外,我还用鼻子嗅出婴儿哭声的大小高低强弱,为准确判断此婴儿出生的健康指数提供可靠信息。

也许是偶感风寒,那天的嗅觉异常迟钝,迟钝的嗅觉影响我十指的速度。我当时是无法察觉的。现在想来如果那天我不感冒不鼻塞的话,我手脚就会异常麻利,想那婴儿不会死在母亲的腹中。就是几分几秒的差别,生死就做了抉择。解花雨现在有了内疚当时却无奈更无辜。

医疗事故。医院赔了不少的款我被免去了主治医生扣了奖金,更不要说原本要得的市先进和“三八”红旗手了。整个过程把我弄得焦头烂额精疲力竭心力交瘁魂不守舍颜面扫地。我不得不写申请要求离开产科。我只能找个角落背着人悄悄地哭泣。

离开产科我被安排到妇科上班,妇科成天看病尸。解花雨终于把那个“尸”字说了出来。她事先想好的在东方红日医生面前绝不说出那个字,可她还是憋不住了脱口而出。像水渠突然被疏通,她感到述说语言的畅快。她抬头看了看东方医生,他还像学生那样专心倾听。她继续述说。我开始失眠,心烦气躁,食欲大减,一个月瘦下十多斤。我一张嘴吃饭就恶心,那病尸的骚臭似空穴来风迎面扑来。

我躲着不愿上班我逃避形形色色的病尸,但我又不能不去上班。我跟同事换班把白班换成夜班,别人不愿值的夜班,我统统包揽。因为夜里只有急诊没有妇科。我跟别人换班的预约都排到了年尾。

我像猫头鹰一样白天窝在巢窠里昏睡,夜里去寻食。我不仅愿值夜班而且愿值大夜班,人稀事少。

我已说过我不愿来桃花塘的,十二分地不愿意。但我又必须来这儿。我希望我的病早点好,我不能讳疾忌医。医生说桃花塘的治疗环境最适宜我身体的康复。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我还能去哪儿?我哪儿都不愿去,只愿待在家里。上班?千万别说上班,拜托。我一听“上班”两字心就往嗓子眼提,添堵。我就愿待在家里躺在床上把门反锁紧闭窗户,再拉上厚厚的窗帘。说是躺在床上睡觉其实我睡不着。强烈的光线切割窗棂沿缝隙挤射进屋来,我能看见空气中悬浮的尘埃四处飞扬。我浑身燥热,舌感迟钝。连续几天睡不着,然后是很长时间睡不着,失眠严重地困扰着我。我开始偷服安定片。服完就把药瓶藏起来不让丈夫卫军智看到。

到底还是被卫军智发现了。他陪我去看医生。吃了一段时间的药也

不见好转。我的两眼像装上毛玻璃看天永远灰蒙蒙乌云罩顶,太阳像蛋黄人脸像月亮,这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境况叫我十分惧怕。我觉得我的脑袋出了毛病。

什么毛病?毛病出在哪?解花雨不敢往深处想。解花雨自己是学医的,她懂。她感到自己的脑袋变成了一座废弃的军火库,乱七八糟的枪炮子弹散落一地,锈蚀得厉害,红的铁锈黑的火药绿的铜绿斑驳可辨。

我得打住,到吃药时间了。解花雨说。倒水吃药吧。东方红日医生说。解花雨接过护士送来的药。

青娥是谁

桃花塘其实是个很不错的地方,远离市区环境优美鸟语花香。隔窗可望见一池塘一花圃一假山,三两株桃树上残存着零星的花朵儿。有一老妇在修整花圃,她拿着剪刀咔嚓咔嚓在剪冬青树。细听,这老妇在唱歌,唱“北风那个吹”。待到她转过身朝这边走来时,解花雨发现那老妇衣服扣子扣错了,一边高一边低,真逗。解花雨想笑可没笑不出来,她发现自己的嘴角像把铁弓,拉不动。

解花雨住一单间,有陪床,她深谙医生的安排。这样她就可以与丈夫在此过夜,在远离尘嚣的一隅放下工作放下领导放下同事放下朋友放下琐碎放下颜面放下“三八”红旗手,忘却烦恼忘却擦在头上脸上肩上背上的重压忘却手术台忘却鲜血忘却病戾,拥在自己的男人怀里呼吸男人身上散发出的特殊的气息慢慢入眠,眠到肉体的深处。

但解花雨对做爱就是提不起兴趣,找不到感觉。由此她怀疑她曾经是否真正爱过睡在她身边的这个男人。

在桃花塘做开放治疗跟普通医院没有什么差别,只是少了一般医院浓烈的来苏味,感觉上更休闲些。大家可以聊天打牌听音乐打球散步。解花

雨学会了打跑牌而且着迷。

牌局一开,所有烦心的事就被赶到一边去。解花雨感激那些五颜六色的扑克牌和变化无穷组合无尽妙趣横生的牌局给她短暂的忘却,忘却桃花塘之外的纷扰世界。青娥的牌技最高桃婆的手气最好穆姐的牌运最稳,解花雨不会,跟她们学。有时手气好的输给牌技高的有时牌技高的输给牌运好的。她们对解花雨很宽容说怎么输都没关系怎么惨都不要紧,按她们的话来说解花雨可尽情输,输得不负责任。但人是输不起的动物,解花雨渴望赢,否则太刺激面子。解花雨是好面子的人,学了几轮,水平直线上升。最后输得多的是桃婆。

桃婆输了大家就罚她唱歌。她唱的多是五十年代的流行歌曲,“红梅花儿开”她唱得有板有眼有情有韵,得意忘形处每每显出孤芳自赏的神态。穆姐要她唱“北风吹”,她却端腔拿调摆架子:“北风吹”不能唱,那是我的保留曲目。那个在花圃唱“北风吹”的老妪,我在牌桌上才看清楚她的面容。她的皱纹从眼角渔网似的撒向整张脸,花白的头发,脱落了一颗门牙说话有点漏风,唱起歌来有些囫囵吞枣。只有她的鼻子挺直精致仿佛在诉说它曾经有过的美丽和玲珑。她是桃花塘的常住人口,她没有亲人没有家,桃花塘是她的家医生病友是她的亲人。她是六十年代末住进来的,属桃花塘的元老辈。她把桃花塘当成自己真正的家,她什么都管什么都干在她力所能及的范畴。桃婆热心肠人缘好乐于助人,帮病人打饭帮食堂洗碗帮医院扫地帮医生绞棉签帮花工照顾花圃,从不懈怠不求回报,她把这些看成理所当然。只是人们喜欢逗她,桃婆你的衣服扣子扣错了,左高右低,她就马上低头看,解扣子再扣,待她忙乎了一阵人们又笑开了,桃婆的衣服扣子还是错的,只是变成了右高左低。大家哄笑。桃婆是大家的开心果。桃婆看到大家笑她也跟着笑。在解花雨的记忆里那是她初到桃花塘时难看到的快乐光景。可解花雨仍笑不出来,她眉间像锁了把锈锁,怎么打也打不开。

青娥是婊子，解花雨不知道。

青娥说她们在外面打牌总来钱。不来钱谁干？不来钱鸡巴都没瘾。青娥说话满口带脏字，但青娥的长相并不显脏。白白净净的皮肤干干净净的脸子，鹅颈蛇行。只是双眉纹得过于细长，看上去有点拖泥带水，左耳入鬓处有块指头大小的胎记，远看像没洗干净的污渍。青娥有硕大的奶波，大得与身材不很相称。解花雨怀疑有假做过隆胸手术，可穆姐说是真的，说卖×的婊子的奶千人摸万人咂哪有不大的道理。

穆姐不知是从哪儿听来的关于青娥做婊子的事。

青娥的悲剧就在于此，穆姐说，别人干那行丁是丁卯是卯，先拿钱后做生意按时计酬多劳加酬一次付清，事毕交割干净从不拖泥带水，偶尔异地相见也形同陌路。青娥却不然，这也许与她出道较晚有关或许是她性格智力使然。她爱笑嘴甜眼眸水媚招男人喜欢，她拖泥带水的做派令同行姐妹侧目。找她的回头客比别人多，客多时生意好倒没什么，若生意难做时她们就会出现争客的现象。她经常遭到姐妹们的围攻，她就像斗鸡似的柳眉倒竖怒发冲冠破口大骂大打出手。

青娥致命的不是与姐妹们的矛盾，她致命的是跟那些男人玩真格的。她好不容易看上了嫖客中的一位，那男人出手大方对她信誓旦旦，她一门心思想嫁给他远走高飞结束漂泊的做鸡生涯。青娥做婊子后去过全国许多城市，她们成群结队由鸨母领着像候鸟一样随风逐水迁徙，飞遍了大江南北。她真心爱上了那男人，这对于她们干那行的是最大的忌讳。她不是不懂，她是身不由己情不能自拔。她栽了，栽得很惨。所有的人都笑她讥讽她对她白眼包括他爱的那个男人，她受不了这些，她疯了。她不吃不喝两眼发直她泪流满面，见人就骂见人要打，把她们行当里不能说的统统骂将出来。人们除去听见了青娥的委屈和愤怒还听出了鸨母的盘剥和嫖客的无耻，也知道了婊子浑身上下标着不同价码。

解花雨听得脑袋像丧钟一样嗡嗡鸣响。穆姐说：活该！谁叫她做婊子。说完还朝地上吐口水，好像嘴里有什么不洁之物，她连吐几口才停住话匣。在解花雨的观念里人身体的各部器官都是一样的重要平等，它们各就各位各司其职，没有区别，怎么到那种女人身上就分出个三六九等来？谁比谁贵谁比谁贱谁比谁高谁比谁低，是她闻所未闻的新奇。

世上许多男女之事往往在初次谋面时就定了的。青娥第一次轻睨刘厨子，眼波只轻轻一横，刘厨子就知道他一定会跟那女人有故事。

那一天刘厨子跟一叫唐瞎说的厨子吹牛说他的眼力比秤还准，五十斤之内不差半斤，百斤之内不差八两，百斤之外不差半斤加八两。唐瞎说不信说打赌。赌什么刘厨子说，赌一瓶五粮液唐瞎说说，口气老大。再加一包红塔山刘厨子说，红塔山就红塔山唐瞎说说。说罢唐瞎说真的从厨房拿出一把大秤。那是一个夏季的傍晚，散步纳凉的人很多，便围过来看热闹，青娥也夹在众人当中。人多自然增添了两厨子打赌的干劲。称什么唐瞎说问，随你便，刘厨子答。唐瞎说往草坪扫一眼，看到废弃在地上半只石磨说称石磨。刘厨子朝石磨走过去很盯了石磨几眼，又绕石磨一周后报出了重量。唐瞎说和几个大汉用麻绳系了上秤一称，果真准误差在八两之内。第一轮唐瞎说输了，众人的赞扬声不绝于耳，刘厨子很得意，环视四围的人群点头致谢。就在这环视的刹那刘厨子看到了人群中的青娥，他觉得这女子好艳。看热闹人情绪高涨。称什么刘厨子问。称狗，唐瞎说答。他瞥见挤在人裤裆下看热闹的柴狗。那狗说也奇怪懂人话似的，乖乖跳进一个大箩筐圈伏在筐底任人去称。刘厨子很快报出了斤两，误差不过半斤，众人哗然，赞叹褒扬声连成一片。唐瞎说有点急，最后说称我。刘厨子说事不过三。五打三胜，唐瞎说说。这一出口就注定他输定。唐瞎说跟刘厨子一个门里进一个门里出，一个锅里炒菜一个缸里盛饭，使同一根扁担捏同一把菜铲，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低头不见抬头见，莫说唐厨子的肉和骨头他早

抓巴抓巴出斤两，就是加上毛利水货他也能一口叫出个八九不离十。刘厨子故意沉住气看唐瞎说称猪一样的手脚吊在秤钩上，狼狈之状叫他窃笑。一百六十几斤的汉子刘厨子报出的重量误差刚好一斤三两，半斤加八两，厉害。唐瞎说不仅输了酒和烟而且输尽颜面，背地里气憋，放出话来：撑饱了也不过是半斤八两，有什么了不起，叫我唐瞎说我叫你刘半斤。事后竟有好事者编排此事，说来说去说顺溜了口：两个厨子，秤杆秤砣，一个半斤，一个瞎说；两个厨子，鼎锅扒锅，一个冒烟，一个乐呵！

刘厨子不在乎得了刘半斤这个绰号，他在乎人群中那个叫青娥的女子。

一群人围在大门口看一疯女人满地里去追一个小男孩。那疯女人叫水妹。

水妹的故事因她病的复发而被人们再度提起，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有人说她是村支书的小女，瞧她细皮嫩肉的哪像下过田种过地干过农活的女人。桃婆消息最是灵通她知道的比任何人都多，讲起来有鼻子有眼。只是她讲起来总喜欢带上自己的观点和评论。她说水妹错就错在不管男人钱。这年头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这是桃婆夹进的一句时髦评论。桃婆讲起话来很认真，额上的皱纹就阡陌样纵横。许是嘴里的牙已不周全说话又过于专注，腮帮子往里凹陷，鼻翼处的法令线便刻出一张核桃样的嘴来。她上唇略阔覆盖下嘴唇便有盈余的感觉，让人想到北方的饺子边，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时就更像沸水煮饺子了。

水妹的男人是肉联厂的厂长，听说赚的钱像树上叶子那么多。桃婆边说边甩出一把拖拉机，桃婆的脸上呈现出少有喜悦，她手里只剩一张牌，她眨巴着眼，等待胜利。打牌并不影响她叙说故事，就像看电视不耽搁吃饭嗑瓜子不影响听戏一样，反而使看电视听戏的情绪盎然神爽。桃婆说水妹的男人背着她偷偷地在外面包养女人。穆姐接嘴说这事现在多得很，少见

多怪见多不怪。青娥一直不插嘴，这女人鬼样精灵，趁别人说话不注意时用眼偷瞥桃婆手里的牌，压着打。桃婆说话先眨眼，她的眼睑像幕布，眨巴眨巴拉才说。

“她男人外面包养的女人听说是个大学生？”

“大学生也是女人，哪个女人不爱钱。”穆姐说。

青娥接嘴说：“钱，谁不爱！除非傻子。”

“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穆大姐说。

桃婆眨巴眨巴眼说：“我看那女大学生还不如当年的白毛女。”

穆大姐说：“啥年头了，老皇历。”瞅着桃婆，也压着牌出。

“不知白毛女活到现在是否愿意嫁给黄世仁？”解花雨说，甩一串拖拉机。

“不愿。”桃婆说。

“难说。”穆姐说。

“永远不会。”桃婆说。

“黄世仁是谁？”青娥问。

“黄世仁是大款，有钱有地有金有银。”穆姐说，话与牌一齐往桌上砸。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解花雨甩出最后一张牌，掷牌有声，她又打了第一。看来解花雨不仅手气好而且牌技确实在突飞猛进。

过了几日，青娥专门问解花雨黄世仁的事。解花雨说你是真不懂还是装蒜，青娥说白毛女还听说过黄世仁就不大清楚了，她说她只读了三年小学。

桃婆的理念定格在白毛女时代，她青春的花朵开放在白毛女时代，白毛女似的人生观白毛女似的爱情观白毛女似的金钱观影响她的性格形成并规划她的生命历程。穆姐说桃婆年轻时是铁路上搞文工团的，演白毛女出了名，嫁给文工团团长。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造反派头子把她丈

夫关进牛棚不明不白地给整死了，又想要霸占桃婆做老婆。桃婆不从，造反派们就千方百计折磨她，批她斗她拿她游行给她剃阴阳头挂破鞋往她脸上泼粪水，桃婆最后疯了，疯得不成样子。癫子院一住就是三十年。当她的病好到可以出院的程度她家已没有人来接她了，她没有地方可去，她只能继续待在精神病院里，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桃花塘福利院是她永远的家。

解花雨很难在桃婆身上看出她当年的风韵，她的美丽已荡然无存。只是人们聚在一起聊天吃饭晒太阳时会有人起她的哄；桃婆唱个“北风吹”来听听。桃婆有时也真唱，唱得大家开心地笑。这也是大伙更喜欢她的原因。

解花雨听过两次“北风吹”，桃婆唱得真不赖，尤其是拖腔拖得很到位，当年那个美丽无边风月无限的白毛女便复活在隐隐约约的咿呀声里。

往细里看青娥确实很有婊子的做派。她涂脂抹粉染发美甲穿紧身衣履高帮靴喷浓郁的香水，重要的不是这些元素，而是她对这些元素的整合出的效果。她的粉比常人涂得白她的妆上得妖冶，她眉吊睛乌嘴唇亮紫，冷艳的色泽赫目得像朵蓝色妖姬斜插在花店的玻璃瓶里标显异类。青娥每每如此装扮时大家就知道外面有男人来探视。天冷了也不管天冷到何种程度她衣服永远不超过三层，文胸、紧身衣及外套。她把貂皮大衣直接裹在低胸镂空的内衣上。她的内衣都很性感，似乎随时除下大衣就可上床；她的衣饰永远缺乏季节过渡，就像夏日里看雪山只有冷热两极。

在穆姐眼里青娥是个善变的狐狸精是到处勾引公鸡踩飞的坏女人。她的言辞明显地流露出她对青娥的愤恨和蔑视，但这种愤恨和蔑视又不敢大胆公开化。穆姐在背地里议论青娥，把一件件包裹着她猜测和想象的事件悄悄传播给大家。说昨天夜里有个长得很帅气的男人来看她，说大前天有个老头来送吃的给她，她说是她的表哥表舅，一派胡言乱语，都是她的嫖

客。年轻的是搞公安的送了一种像苹果却不叫苹果的水果，说是外国产的。这骚娘们还真有手腕，公安局的人她也敢惹，公安局不是专门抓她们这样的人吗？不简单。穆姐说话嘴角歪斜，听起来有点走调变形。她是个老处女，一身说不清道不明的病。穆姐又说上午有一女人来看青娥，一看行头打扮就知道是个“鸡”。听说鸡们总好结拜姐妹。

青娥父母是农民，穷得叫青娥羞于提及。她不让父母来医院看她，说太花钱。来回路费及城里的吃住都很贵。她写了一封信回去说她在医院很好，医生已把她从铁门里安排到铁门外做开放治疗。不用为她担心。同村的姐妹常来看她。她的病好得很快，医生说不久就可出院。

毕竟是医院，青娥与刘厨子的来往未免要偷偷摸摸遮人耳目。刘厨子除了摸青娥的奶以外他还摸青娥其他地方。刘厨子把门关上，让柴狗给他们看门。柴狗是刘厨子几年前捡来的一条无家可归的狗，受了伤刘厨子给它疗伤，伤好了那狗就把桃花塘食堂当成自己的家把刘厨子当成自己的主人。刘厨子对柴狗也真不薄，有好吃的好喝的刘厨子总惦记着柴狗，就是在外吃饭，他也总把吃剩的菜、骨头带回家让柴狗吃。主人一吃饭，柴狗就耐心地陪在主人的身边，距离总是不远不近恰到好处地蹲出一个优美标准的姿势，后腿踞地前脚直撑着身子，微仰着头用温柔和乞怜的目光注视着主人的一举一动。刘厨子每次都牙下留情从嘴里吐出的骨头总连着或多或少的肉，刘厨子最多吃八成肉，留二成给柴狗。刘厨子的女人早几年前就去世了。柴狗见过那女人貌粗而心慈，粗手粗脚做起事来雷厉风行，柴狗老远就能分辨出她的脚步声和气味。那女人惨死于蛇毒。柴狗知道刘厨子很久没搞女人那地方硬憋得难受。它曾经好多次看到刘厨子夜里躺在床上用手玩那地方，刘厨子并不回避柴狗。柴狗熟悉那气味。那是一种独特的气味，那气味能使柴狗浑身的毛像带电一样哆嗦起来。那种黏稠碱性很浓的气味使空气变得潮湿而凝重，它知道主人那地方难受。它坐在床

下温柔地看着主人，眼不眨耳不耷翘起尾巴旗样摇摆。可刘厨子不理睬柴狗，他把电视开得大大声，他不停地调换频道，搜索屏幕上最妖媚可心的女人。刘厨子用遥控器锁定环球小姐比赛。这娘们真靓奶子真翘皮肤真白，刘厨子喜欢看皮肤白洁的女人，嫩藕一样叫人垂涎。外国娘们真敢大半个奶都露在外面，尖尖的奶头还在薄如蝉翼的披纱里随波起伏一挺一挺的，看得极为分明。这不是诱惑是什么？这不是卖骚是什么？这不是黄色是什么？这跟窑子里婊子有何区别？我操你×。刘厨子越看越兴奋越看越激昂，连柴狗都能看见刘厨子眼睛里迷散着欲望的光亮。也许那次刘厨子发出的气味相当有黏性和磁力，柴狗跳上了主人的床，偎在主人身边。它先用前腿碰碰主人再把身子往主人身上靠，然后把头低蜷在主人腋下，最后四脚朝天把两排奶摆在主人的眼皮底下。刘厨子正想呵斥这条不知趣瞎凑热闹的母狗。但他立刻看出了柴狗在跟他耍嗲。刘厨子口里骂了一句你这个骚娘们投胎来的狗，就用手去抓摸它的奶。一边摸一边还在看电视。柴狗不知道主人是在骂它还是骂电视里的女人。

屏幕上的佳丽穿着泳装在表演，爽，若脱光脱得一丝不挂会更爽，刘厨子想。他盯着屏幕看修长的腿修长的发修长的胳膊修长的颈，水蛇腰冬瓜奶南瓜臀泥鳅眉，刘厨子奇怪自己看着看着怎么把厨房里吃的东西全安在这千娇百媚的美女身上了。真他妈的想啃了她们，把这些骚娘们拿来下酒才过瘾。他爱酒酗酒成癖，他家里摆着大大小小的酒坛和酒瓶，有玻璃的有陶瓷的有瓦罐的还有竹筒的，里面装着各种自制的酒。虎骨熊胆长虫蛤蚧人参海马鹿茸枸杞黄芪当归党参天麻，他常喝他自制的多鞭宝。里面泡有马鞭牛鞭狗鞭猪鞭羊鞭驴鞭骡鞭骆驼鞭，除骆驼鞭难得一点外，其他的鞭并不难得。柴狗不喜欢主人喝多鞭酒，那酒残留在骨头上的气味异常腥膻，它喜欢主人喝人参鹿茸黄芪当归之类的药酒甘醇清醴又养护身体，留在舌尖麻酥刺激。

刘厨子拿出一碗好吃的猪排给柴狗，柴狗懂得刘厨子的意思是叫它在门口望哨放风。柴狗实实在在地趴在门口啃骨头，吃饱抬头看房旁边一口高大的锅炉。柴狗能望见炉膛内熊熊燃烧的火苗鼠样飞蹿。主人在房里抱那个叫青娥的女人摸她的大奶团子。主人现在不给柴狗上床，睡主人的被窝那是过去的事。现在那女人睡主人的被窝，主人的被窝真暖和。柴狗放开肚皮饕餮完碗里排骨蜷起身子伏在门前的石墩上半闭着眼睛打盹，耳朵贴近地面警惕远处的动静。

青娥的饭碗长在奶团子上，刘厨子一摸就出来。青娥不让刘厨子摸别的地方，说摸其他地方就要替她交医药费，刘厨子哪容青娥啰嗦，一把将她拉进怀里拿嘴去堵青娥的嘴用唇吮她的唇用舌搅她的舌，火急火燎地掀她的衣服把她压在床。

柴狗夹着尾巴在啃一块大骨头，啃得涎水直流。在柴狗的记忆里那样的饱餐美食只有过年时才有机会享用。青娥给柴狗带来吃运，柴狗知道，远远看见青娥就竖起尾巴使劲摇，摇得像风吹杨柳样舒展。

完事，开门。青娥水着眼睛瞅刘厨子，笑着袅娜而去。望着青娥远走的背影，刘厨子脸上显现一种坏样的痞笑，嘴角一高一低的斜拉着。他手里拿着把镊子在拔胡子。刘厨子长一脸络腮胡猪毛一样浓密，他拔下巴胡茬时两唇微闭绷紧拉长下颌，眼睛无物那神情与他白日里拔鸭毛的状态无异。他拔了一会停下来用嘴吹镊子上沾着的毛，他目光盯着青娥远去的背影朝地上吐一口痰，砸出话来：狐狸精生的婊子。

柴狗似乎听懂了主人的话，帮着造势，朝青娥背影吠，汪汪汪。翻译过来是：臭婊子。

解花雨在述说

我怀疑我的婚姻出了问题。

我只是凭女人的直觉我找不出证据,也说不出理由又不便张扬。东方红日带着他手下医生早晨来查房问我昨夜睡眠是否好,我不敢说真话。我不能告诉他我昨夜睡得很糟糕,糟糕透顶,这不合适。我还能把持住自己相信很快能自我调节过来。失眠已是家常便饭没什么。我担心偶尔的一次特别会增加医生的错误判断的几率,由此把偶然当成必然,加大药量或者添加新药。我是学医的,我懂得精神类药物的副作用是多么的大。

卫军智到桃花塘来看我有点避着我到厕所接听手机,我还嗅到他衣服上似乎有女人的香水味,尽管这种香气很淡很弱很隐晦近乎若有若无的状态,但我还是察觉到他的异常。他还故意把厕所的水冲得哗哗响。问他,他总敷衍说领导有事找他去办。若再细问他必显出不耐烦的样子嫌你啰嗦。他说他忙,很多应酬。得陪领导去吃饭喝酒唱歌桑拿足浴。卫军智有一张讨人喜欢的面孔和一张能说会道的嘴。他的能说会道有目共睹,天上的鸟他能哄到树上,树上的鸟他能哄到地上,地上的鸟他能哄进箩筐。其实卫军智干的就是“哄”机上天“哄”机下地的事。他有一颗聪明机灵的脑袋,好出鬼点子,事又做得大方漂亮,是领导栽培的对象。他嘴甜走到哪身边总不缺美女,这我婚前就知道。我是舍了身家性命冲破重围披荆斩棘才取得胜利的。我珍视这来之不易的果实,处处呵护我来之不易的婚姻。可卫军智总漫不经心满不在乎的样子。每天瞧他穿西装结领带打摩丝,醋意就莫名地上来。我只能忍,一忍就好几年。机场的空姐都是百里挑一的美女我能不吃醋。后来我的醋吃得越来越多吃得有板有眼有根有据了。

我理解男人的雄心壮志理解卫军智想往上晋升地勤部第一把交椅的动机和决心,有人劝我生孩子来加固婚姻堡垒。有了孩子你就不会东想西想怀疑来怀疑去。话是这么说,可我就是怀不上。我和卫军智去医院检查也没查出大毛病,只是一些指数低了些但仍属正常范围。也许是排卵期没算准也许是精力不足气不济也许是其他原因不得而知。气血不调是中医

的观念,有人介绍我去看中医,我是对中医有些偏见的。但我还是吃了一段时间的中药结果仍不见动静,也就扔了药罐不去答理了。我是妇产科医生一天手术下来骨头缝里都累,有时看到产妇生产时痛苦状,就有点害怕而庆幸自己没怀上。

住进桃花塘一星期后,东方红日主任给我改服氟西汀。这药厉害,吃了睡得死沉枕头上口水都睡出一大摊。胃明显有饥饿感,还没到开饭时间我就拿碗在食堂门口转悠。

柴狗趴在食堂的墙角根啃骨头,啃得很专心,太阳光照着它黄色的毛看起来犹如黄色绸缎一样有质感。看柴狗啃骨头于我是种折磨。那是一块连着不少肉的猪脚,黄爽的猪皮酱着无限的光泽。这对我空空的胃囊打击太大。我仿佛看到我的胃囊像只干瘪皱巴的布袋,里面流出死绿的胃酸。柴狗双爪捧着骨头送到嘴下,柴狗嘴长牙尖,它睁着眼可并不看东西,眼里空无一物,只歪着头啃骨头啃得津津有味。我闻到了肉香,这肉香沿鼻孔飘进我的口腔浸染舌根分泌出唾液,唾液顺着食管往胃里爬,爬成一把锋利的刀在一刀一刀刮我的胃。我朝柴狗踢去一颗石子,柴狗受了惊叼着骨头逃离。

我第一次感到了胃的贪婪,吃的再多对它都无济于事。它像漏沙计时器,看起来满满的一罐可用不了多久就会统统漏掉滴沙不剩。新一轮对胃的折磨再次宣布开始。

晚饭我吃了双份,吃完我就上床睡觉,头一着枕我就胡思乱想桃花塘外面的事,先想工作再想卫军智想他现在在干什么呢?我起身打他手机,忙音,再拨号,回答是对不起你拨打的手机已关机。我再往家里打电话无人接听,我急忙拿出电话本查卫军智玩得好的几个狗肉朋友,把电话拨过去,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但他们都一律在挂断电话之前不忘安慰我几句。他去干什么去了呢?喝酒唱歌跳舞桑拿陪领导交朋友应酬,但无论如

何这其间少不了女人,这些声色场所哪一样少得了女人的参与?何况她们妖冶迷人。我猜那些女人是定有米娜那样的姿色。米娜是谁?米娜是位美丽的空姐是卫军智曾经追求过的对象。追求米娜的人多着呢,卫军智没追上。后来米娜远嫁到新加坡做富商的阔太太去了。

我不敢去臆想卫军智跟那些女人一起吃喝玩乐的细节,比如说他们喝酒调情黄段子酒令打情骂俏,比如昏暗的舞池中的搂搂抱抱,比如桑拿小姐,这都叫人无法容忍。我躺在床上睡不着,醋意折磨着我的脑袋最终折磨我的胃。

如果说我的胃是一台漏沙计时器的话,它漏出的沙全部灌进了我的脑袋。我的脑袋盛得满满的膨胀得厉害而我的胃空得难受。

夜里我又发觉我的胃变成了空皮囊,且有锥子在里面乱扎,扎成竹筛的模样。我饿得抱头鼠窜眼冒金星,我说得一点不夸张,否则我就不会半夜三更打小卖部的门板求老板卖方便面给我,更不会饿昏了头闯进食堂偷食。

如果有可能我是永远不会把自己看到的事说出来。可东方医生每次反复告诫我不要把话藏在心里,不要有什么顾虑,想说什么就尽管说,不要把话憋在心里,话憋在心里像癌细胞会扩散顺着血液流到身体的各个角落,然后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摇撼你整个身躯和心灵。我害怕癌细胞害怕饥饿的胃的折磨。首先我要申明我偷食是没有任何预谋是纯偶然属突发事件。如果有人我愿付钱,付多少也愿意。可半夜三更我付钱给谁?别说人连鬼影都找不到。我急着上厕所拉肚子,拉完我突然感到胃像失水的皮囊皱巴巴空荡荡,饥饿如烈日炙烤着我的肉体。食堂的大门外亮着盏尿黄的灯,犯困似的哈欠连天。我丝毫都不理会路灯的倦意和寂寞,我的整个大脑都被食物的诱惑所占据,那是一种鬼蛊似的引诱它超出了我抵御的极限。我沿墙根绕到后门,后门有两扇小门一扇紧闭一扇虚掩,推门而入,